大易擇言

辨正 愚案六在震卦為人心之動六二震来厲乃所謂人心惟危也億者多也貝人之所寶猶陽德之足重也今二不見剛是自失其陽德猶人之喪其貝而且多之象也九陵峻險幽暗而背乎陽二以陰柔動乎剛上是又躋于九陵之象也此皆言人心之危以明震来厲之義也然人心愈動則愈危而道心益不可見勿逐七日得言誠能安靜自不久而得其道心矣此爻舊解俱誤

疑存伊川程子曰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震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厲猛也危也彼来既猛則已處危矣億度也貝所有之資也躋升也九陵陵之高也逐往追也以震来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震懼之来雖量勢異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辨正 愚案乘剛者言背乎陽德而出其上也言乘剛則喪貝躋陵之危皆在其中矣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辨正 愚案蘇蘇微動之貌六三上親九四與二之乘剛者異然其材劣弱知有陽德而不能從故為震蘇蘇之象震行无眚勉之以動而從剛也

楊氏文源曰震而不行徒震耳行者改圖也此恐懼

所

存疑 伊川程子曰蘇蘇神氣渙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處不正于平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耆過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辨正 愚案位不當者猶言不勝其任也言六三不能動而從剛其材有以使之然也

九四震遂泥

亨之道乃失其剛正則陷于重陰以致遂泥云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辨正愚案六五之動介于天人之際有往而出于危者亦有来而入于危者故曰往来厲然其所處正在于高明之地非六二所可比故終不至以人心汨其道心而大喪其所有事也二曰来厲五曰往来厲其危之輕重不居然可見歟○彖爻二辭每以喪

與不喪為言蓋心動乃得喪之機而動之不善即有非所可喪而喪者矣可不慎乎

存疑 紫陽朱子曰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辨正 愚案危人心也中道心也危行謂行于危所謂往來厲也其事在中大无喪者言六五之危行已不能

所得不能自安故震索索而氣不充視矍矍而神
不固人之過于恐懼者固无足取若能舉動之際
觀事之未然而知戒亦聖人之所許也
趙氏光大曰陰處震極故當震之來志氣消沮瞻視
徬徨驚懼之甚也以是而行其志先亂凶也所以
然者以不能圖之于早也若震未及身而方及鄰
之時恐懼修省豫為之圖則自无索索矍矍之咎
矣

愚案中謂道心初九是也

䷳ 艮下
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正義兼山郭氏曰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于背則无欲也内欲不動則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不獲其身止其止矣不見其人止于行矣内外兼止故人欲滅而天理固存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其艮其背之謂乎

人曰不見有人也曰不見有身不見有人所見者何物曰只是此理

象山陸氏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无我行其庭不見其人无物

辨正 紫陽朱子曰四句只略對艮其背一句是腦故象傳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人多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只輕帶過緣艮其背了則自然不見有

久速皆當其可當之最為確切朱子以為主靜又引文王之止于仁敬孝慈似失之矣○案程傳內欲不萌萬物不接亦即此兩忘之意朱子駁之過矣

存異 紫陽朱子曰不獲其身如君止于仁臣止于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為利為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里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見此身方能如此

紫陽朱子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行固非止然行而
不失其理乃所以為止也
又曰艮其背是止于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于動
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雙湖胡氏曰艮一陽見于二陰之上陽明著見陰莫
得而掩蔽之故艮獨稱光明此解最確
折中曰案釋名之下先著四句亦所以為釋辭之端時
止則止則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也時行則行則所

愚案　折中以為當重思字最是蓋山者不動之物
艮之象也人心之好動莫如思然思者人所不能
无聖人欲人當其境則有思過其境則无思思不
出其位此君子慎思之學所以象艮也○思猶言
念慮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
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
止而安若當行而久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

止之道也

雲峰胡氏曰事當止者當于其始而止之乃可无咎止于始猶懼不能止于終而況不能止于始者乎初六陰柔懼其始之不能終也故戒以利永貞欲常久而貞固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正義曾穡虞氏曰動而得正故未失正也動而得正則止矣

白雲郭氏曰趾初象也動莫先于趾止于動之先則

柔弱不能往而極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

象中下爻放此

象曰不極其隨未退聽也

辨正 愚案不極其隨則柔將妄行而不可止矣柔之妄行以不能退而聽命于剛之故故曰未退聽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正義 紫陽朱子曰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脊也九三

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
上下判隔如列其夤夤危厲熏心不安之甚也

通論 童溪王氏曰九三下體之終也以上下二體觀之則
交際之地也故曰限夫人之身雖有體節程度然
其脉絡血氣必也周流會通曽无上下之間故能
屈伸俯仰无不如意而心得以夷然居中今也艮
其限而有所止焉則截然不相關屬而所謂心者
其能獨寧乎故曰厲熏心

然止者忘之路故其占亦曰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正義衡水孔氏曰止諸躬也者躬猶身也明能靜止其身不為躁動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正義泉峯蘧氏曰艮其輔非不言也言而有序所以為艮也

谷氏拙侯曰止在言前非出口方思止也然有序為

余氏子華曰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唯有中德者能之

辨正 愚案中正當作正中而正字當作止字益傳寫之訛以韻叶之可見

上九敦艮吉

義正 伊川程子曰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于至堅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為敦人之止難于久終故節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終事或廢于久人道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

于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為吉

紫陽朱子曰以陽剛居上之極敦厚于止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為難能敦于止有終者也上之吉以其能厚于終也

秋山王氏曰德愈厚而止愈安是止之善終者也其吉可知

通論 雲峰胡氏曰敦臨敦復皆取坤土象艮山乃坤土而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擇言卷二十八

上元程廷祚撰

艮下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正義紫陽朱子曰漸漸進也為卦止于下而巽于上為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為女歸吉而又戒以利貞也

君急于求進處于下位者不可諂諛佞媚以希高位皆由漸而致之乃獲其吉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如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謂正而有漸也漸進之時而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以正道而進可以正邦國至于天下也凡進于事進于德進于位莫不皆當以正也上云進得位往

也體艮以居德體巽以善俗

紫陽朱子曰二者皆當以漸而進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正義伊川程子曰漸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為物至有時而羣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為漸也干水涯水鳥止于水之涯水至近也其進可為漸矣行而以時乃所謂漸漸進不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至弱也而上无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

正義 山陽王氏曰或得其桷遇安棲也
臨淄房氏曰進而漸于木失所也或得勁直之桷可
容託足而安棲謂上附于五故无咎（房氏此說可謂明于巽之
本義 紫陽朱子曰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
安矣
辨正 愚案干磐陸木陵諸象皆取漸進而上之意以為鴻
不木棲似猶未確爻辭言或者謂高則易危苟能

者因得失以明其義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辨正 愚案巽卦以依附天德為義四之得桷正合其理故曰順以巽也凡言順以巽者皆謂順乎天德蒙之從上九也

六五亦謂童蒙能自止以從上九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辨正 愚案九五位之至高者故以陵喻人之處此貴其德之足稱婦三歲不孕言患得之意久而不萌于心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正義衡水孔氏曰上九最居上極是進處高潔故曰鴻漸于陸也其羽可用為儀吉者居无位之地是不累于位者也處高而不以位自累則其羽可用為物之儀表可貴可法也

伊川程子曰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乎位之外在它時則為過矣于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所止而飛于雲空在人則超逸乎

通論 雲峯胡氏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于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在无用之地亦足為人之儀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温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于此當有取焉

兌下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正義 紫陽朱子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又為以説而動皆非正也故

正義伊川程子曰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歸妹女歸于男也故云天地之大義也男在女上陰從陽動故為女歸之象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是人之終始也以二體釋歸妹之義男女相感故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不惟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

動而不正曰柔乘剛有此二者故彖辭直斷之曰
征凶无攸利而无他說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辨正 愚案雷動于上澤說于下此和而不流之象也君子
觀其象而致謹于人倫之始以永終者保其和以
知敝者節其流此用歸妹之道也舊說似未確

存疑 紫陽朱子曰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
正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折中曰案初在下娣之象凡女之歸不待六禮備者為
失禮惟娣可以從歸而不嫌于失禮以長非偶者為
失時惟娣可以待年而不嫌于失時是卦義雖凶而
于初則无嫌故變征凶而為征吉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也剛陽
在婦人為賢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也處
卑下雖賢何以能為不過自
說居下為順義娣之卑下雖賢何以能為不過自
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通論 雙湖胡氏曰初二跛眇兌毀折象履卦六三亦兌體故取象同

愚案履卦六三一爻以陰柔在上下五剛之間故兼取跛眇之象以其不克負荷之甚也此卦初二兩爻分取跛眇之象者初在下而至賤跛言其行之不正也二處內而至尊不明眇言其視之不正也跛則不宜妄行故履而能踐貴者之迹則征吉眇則不

愚案利幽人之貞言眇而能不妄視乃得處幽之道而可常守者傳言未變常此正釋利貞之意也俞氏来氏二説俱不可從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正義紫陽朱子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説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為未得所適而反歸為娣之象或曰須女之賤者之解為是

折中曰須當從本義賤女之解為是

辨正 愚案六三處說體之極欲動情勝不擇所為而甘出于至賤故為歸妹以須之象其可恥甚矣已而媿悔忽生反歸以娣不知其去以須間不容寸何則初位最下故以娣而无所嫌三于爻位稍高矣而亦為之可乎故爻辭不待言其凶咎而象辭之征凶蓋即指此

存疑 伊川程子曰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秋山王氏曰上二句釋文辭下二句釋之也言五居尊位而用中故能以至貴而行其勤儉謙遜之道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正義紫陽朱子曰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而于占為无所利也

通論雲峯胡氏曰曰女曰士主未成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也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

通論平菴項氏曰豐卦皆以明為主故下三爻皆明而无咎上三爻皆暗以能求明為吉不能求為凶此所以宜日中也

雲峯胡氏曰豐之大有亨道焉大則必通也亦有憂道焉大則必過于憂如日之中斯可矣

泰晉夬家人升皆曰勿恤此曰勿憂皆當極盛之時常人所不憂而聖人所深憂其辭曰勿憂深切之辭非謂无憂也

然後能保其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
也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為誡也日中極
盛則當昃昳月既盈滿則有虧闕天地之盈虛尚
與時消息況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
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迹于
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于豐盛之時而為此誡
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言哉

折中曰案以明而動所以致豐可見處豐者之必明也

卦爻之義皆欲其明而防其昏故傳先發此義以示玩辭之要

愚案日中則昃以下乃言盛極當衰以明可憂之意日中不與豕辭日中同舊解謂日當中而又不可過中曲說也

餘論

紫陽朱子曰豐卦彖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言盛已極常須謹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偃仆

旬之義可知舊說以旬訓均實所未解初九居豐之始物方來合配者合也配主物之方來而主合于我也物既來合則宜照之以明且雖極其明而无害故曰雖旬无咎如是則物得其所歸而可以成其豐矣故曰往有尚

通論 東坡蘇氏曰豐之患常在于闇故爻皆以明闇為吉凶初九六二九三三者皆離也而有明德者也九四六五上六則所謂豐而闇者也案此說是

我而我之明未能徧照則不能使人各得其欲而不足以為豐然所謂徧照者實非有加于明之外也倘逞私意而有加于明之外則物反不能安而生其疑貳亦非所以為豐矣故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諸説以旬為盈滿之意以過旬災為日中則昃于豐本重明之義不合然察察以為明者亦可謂之過旬則其義亦未嘗不相通矣

存疑 劉氏長民曰旬數之極也猶日之中也言无咎者謂

初未至中猶可進也若進而過中則災故象稱過旬災也

安定胡氏曰言雖居豐盈之時可以无咎若過于盈滿則必有傾覆之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辨正 愚案此爻明體而掩于內有用晦之意故其象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也用晦雖亦道之所有而豐之時則宜于明二之所為如此欲天下信而從之得乎

能用其剛德以勝當前之柔暗即所謂夷主也易之取象其不可方物如此

存疑 紫陽朱子曰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為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辨正 郭氏京曰遇其夷主吉志行也脫志字小象皆先舉爻辭後以義結遇其夷主吉既是爻辭行之一字

亦未成義案睽卦初四俱陽爻小象曰志行也比例詳義足見其脱

愚案四為動體之主而嵇于柔暗故曰位不當也能奮其剛德以勝柔暗則志行而吉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正義紫陽朱子曰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

愚案六五柔中之德體雖不足于明而能以天下之

明為用故曰來章象辭所謂王假之宜日中者此
文應之慶譽福至而自安也譽訓安非名譽之譽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餘論 伊川程子曰其所謂吉者可以有慶福及于天下也
人君雖柔暗若能用賢才則可以為天下之福唯
患不能耳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正義 紫陽朱子曰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

也故為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愚案上六好動不已自高明而示人以不可測其意欲障天下之耳目而不知皆所以自障也窮大而失其居所謂過旬災也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戸闃其无人自藏也

辨正

愚案天際翔言自處之高亢也自藏言藏形之深秘也皆示人不測之意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正義紫陽朱子曰旅羈旅也止于下火炎于上為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以六五得中于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于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

辨正愚案旅之為卦借羈旅之事而言人之當審所寄託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正義 伊川程子曰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于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瑣瑣微細之狀

辨正 愚案初六柔暗處于極下是甘居下流而以卑汚苟賤為託身之所矣所以為旅瑣瑣也災咎之至自取之爾此與舊說稍異後放此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正義 伊川程子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至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于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過剛則暴下故喪其童僕之貞信如此則危厲之道也

辨正 愚案卦中三陽爻皆不吉蓋旅之為義取柔順乎剛而剛宜自立不可以言順九三有无所容而强欲

止之象故于所次則焚于所託則喪危之至也喪其童僕即无所止之義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辨正 愚案三已非剛位又以旅而止无自立之地故可傷也又三為艮卦之主下二陰爻皆有所託故為以旅與下而已獨无所託故為喪其童僕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辨正 愚案三之焚次喪僕以非剛位而止不得其所也四

亦非剛位而不得附麗之正旅者不常之名處者居也資斧者剛之象也旅于處有所居而不常則雖有剛德而弗為我用故不快于心也本卦以柔順剛為義故四之象如此

存疑 紫陽朱子曰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所不快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存疑 紫陽朱子曰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為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為射雉之象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辨正 愚案命出于天柔能順剛是上而與天德相及乃所以安其命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正義 伊川程子曰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

巢先笑謂喜居物上也後號咷謂巢焚之故也夫
牛順物也旅道以柔順謙下為本上九喪其至順
之德此所以凶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正義曰愚案牛財貨之物人所愛惜今喪牛于易終莫之聞猶所謂其亡忽焉者非不自聞知也